

淡櫻 / 著

DANYING WORKS

一脉香

三次狭路相逢，
三次斗智斗勇，
且弹一曲女子当自强，
且画一卷白首不相离。

YI
MAI
XIANG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一脉香

淡樱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脉香/淡樱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229-10372-9

I. ①一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2903 号

一脉香

YIMAIXIANG

淡樱 著

责任编辑:张德尚

责任校对:杨 婧

装帧设计: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:容 境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0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17 字数:300 千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372-9

定价: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一脉香

第一章	崔氏阿锦	/1
第二章	初绽光芒	/18
第三章	巫子谢恒	/38
第四章	狭路相逢	/56
第五章	贵人召见	/71
第六章	谢恒之宠	/90
第七章	斗智斗勇	/112
第八章	前往秦州	/130
第九章	光芒四射	/166
第十章	再度相逢	/192
第十一章	口窖腹剑	/207
第十二章	跌落谷底	/218
第十三章	东山再起	/236
第十四章	天佑崔锦	/248

第一章

崔氏阿锦

今晨一场大雨，约莫下了两盏茶的工夫。此时还未到晌午，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泥土微微湿润，青草垂挂着莹莹水珠。

正值春夏交替，山间绿意盎然，遍地野花开。

一抹明媚的艳色蓦然出现，踩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山间，时不时回头催促着：“阿欣阿欣，你走快些。走慢了，小心恶狼咬你。”

被唤作阿欣的女子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跟上来，额上生了薄汗。

“大姑娘莫要吓唬奴婢。”

崔锦笑吟吟地道：“我可没有吓唬阿欣，焦山上当真有狼。前些时日，赵郎与我讲赵知府派了二十人上焦山猎了两头青狼哩。”

提起“赵郎”两字，不到二八年华的少女崔锦两颊上浮起红云。

阿欣笑嘻嘻地打趣。

“大姑娘怎地还未见到赵家郎君便脸如红果？”

崔锦嗔她一眼，提起裙裾又踩着轻快的步子往山上行去。不到两刻钟，山间的五角凉亭已然出现在她的视线里。

凉亭中，一青衫公子负手而立。

山风拂来，衣袂翩翩，丰神俊朗的容貌好似仙人一般。

崔锦加快了脚步，满心欢喜。

赵平含笑道：“阿锦，你来了。”

赵平乃赵知府二房所生，虽为庶子，但因其容貌才华，尤其受赵知府看重。崔锦踏上石阶，笑问：“赵郎这般着急唤阿锦出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他深情款款地看着她。

“我想阿锦了，恨不得早日可以将你娶回府中。”

崔锦红着脸道：“我……我会早日说服阿爹。”



赵平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阿锦，不是我不愿应承，可你阿爹的要求也委实让人为难。我好歹也是知府之子，男人纳妾本是理所应当之事，我若应承你爹，我以后有何颜面面对赵家人？”

崔锦今年十四，还未完全长开，容貌便已是妍妍如娇花。

她轻咬着唇。

赵平声音软下，道：“阿锦，你不想嫁我么？”

她连忙点头，说：“想。”

赵平声音有了笑意。

“我应承你，即便是以后纳了妾，我心中也只会有一人。”

崔锦苦恼地道：“可……可是阿爹不愿。”我……也是不愿的。这话崔锦看了看赵平，始终没有说出口。天下间又有哪个女子愿意见到自己的夫婿满堂妾室？

赵平听了，有些恼了，可目光落在崔锦如花似玉的脸蛋，还有不盈一握的腰肢时，他又忍下来了。他握住崔锦的纤纤素手，说：“阿锦，我有一法子。”

崔锦惊喜地问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赵平在她耳边低声一说，崔锦面色顿变，挣脱开赵平的手，连连摇头：“赵郎，你……你怎能如此待我！我若这般嫁入你们赵家，你家人必定会看轻我的。”

赵平赶紧哄道：“阿锦莫恼，我也只是说说。这事待我们成亲后再做。”

崔锦嗔笑地看了他一眼，也不恼了，柔柔地道：“赵郎，待阿爹回来后，我再劝劝阿爹。”

赵平忽问：“你爹去哪里了？”

崔锦说：“阿爹说青城有诗会，半月前便去了青城，昨日才让人送了信回来，说是这几日便归家。”

阿欣小声地催促：“大姑娘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待崔锦与阿欣离开五角凉亭后，方才还是深情款款的赵平，眉头轻轻地蹙起，眼中不耐烦的神色一闪而过。已有足足半年了，他求娶了两次崔元始终不答应，他放出了话，必定会娶回崔家大姑娘。若是崔元再不答应，他颜面何存？又要如何在弟兄们面前立足？

赵平在凉亭中踱步。

他得想个法子。

红瓦灰墙的屋宅后，有一少女盈盈而立，姣好的面容此时有几分不安和紧张。崔锦的手指缠上半旧的青铜门环，无意识地轻叩着。

她在算着时辰。

以往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便会出来与她说，大姑娘大姑娘，夫人在屋里头，可以悄悄溜进去了。

只是如今阿欣进去已有一炷香的时间了，怎地还未出来？

就在此时，后门发出“吱呀”的一声响。

崔锦回神，连忙缩回手指，一颗被吊在半空中的心总算稍微松了一些。她撇撇嘴，埋怨道：“阿欣，你怎么进去了这么久？我娘可有在屋里头？”

阿欣惨白着一张小脸，支支吾吾的。

崔锦注意到了，当即给她使了个眼神儿。见阿欣使劲地眨眼，崔锦眼珠子转了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墙角的几朵野花，拢了拢，声音快活地道：“阿娘在屋里头呀，太好了，阿锦出去给阿娘采了野花，簪在阿娘的如云乌髻上，定能教阿爹移不开目光。”

门缓缓地向两边打开。

崔锦越过阿欣，见到了十步开外站着的阿娘，还有珍嬷嬷。

“阿娘阿娘，你看，阿锦摘的野花好看么？是黄的这朵好看呢还是红的这一朵？阿娘可喜欢？”少女眨巴着眼睛，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样。

林氏瞅着她，不说话。半晌，无奈地接过野花，她道：“都怪你爹，将你宠得无法无天了。哪有女儿家家私自跑出去见公子的？若是被其他人见到了，又该招来闲言碎语了。”

崔锦咂嘴道：“阿爹说在燕阳城中，那些天家贵女也会与公子出游呢。”

林氏叹道：“那是燕阳城，这是樊城，小城又岂能与都城相比？你爹将你教成这般性子，看以后有谁敢娶你！”

崔锦道：“赵家郎君不就愿意么？依我看，先让阿爹应承了赵家郎君，待我与赵郎成亲后，我定能管住他，不让他纳妾。”

林氏说：“傻阿锦，一个男人连口头都不愿应承你，成亲后又岂会真心待你好呢？”

崔锦说：“可……可是樊城里最优秀的儿郎便是赵家郎君了，女儿想要嫁最好的。”顿了下，她转移话题道：“阿娘，大兄在屋里看书么？阿锦去与大兄说说话。”

“你大兄看得入神，莫要扰他。”

崔锦笑嘻嘻地道：“好，那我回房歇息。”

闺房的门一关。

崔锦面上的笑意顿消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分愁绪。她坐在胡床上，双手撑着下颌，



低低地叹了口气。阿娘说的她又岂会不明白？赵家公子未必有他口头上那般喜欢她，可……樊城这么小，能入得她眼的便也只有赵平，且离家是最近的。

再说以她的家世，能嫁给官家为媳，即便是庶子，也算是高攀了。

崔锦的阿爹姓崔，单名一个元字，原本是名门望族子弟，可后来违背了族中旨意，被逐出崔家。崔元是个生性渴望自由的人，被逐出崔家后，他独自一人来了樊城，虽没有锦衣玉食，但也过得随心所欲。识字的人极少，他便教人认字，以此谋得度日之资。

不到半年，樊城中无人不知东巷住了一个识字的郎君，面如冠玉，气质不凡。赵知府原先以为来了个不得了的大人物，暗中一查，得知崔元不过是崔家弃子后，也歇了讨好的心思。不过看在汾阳崔氏的分上，也没有为难他。

而周围的人见崔元独身后，本是起了嫁女的心思，可时日一久，见公子气质虽佳，但家中穷酸，也纷纷打消了念头。

唯独有一人在初见崔元时就一见倾心。

此人便是崔锦的母亲林氏。

两人一来二往的，便对上了眼。

林家在樊城算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府中子女众多，而崔元又是姓崔的，那可是燕阳城中五大名门望族之一，而林氏又只是众多庶女之一，林父毫不犹豫地应承了崔元的求娶，还陪了不少嫁妆，并在樊城置办了一座屋宅。林氏与崔元成亲后，林父逢人便说与汾阳崔氏是亲家。

崔元推崇婚姻自由，又生性潇洒，教导一双儿女亦与他人截然不同。

他娶林氏为妻后，也不曾纳妾，并悉心教诲崔湛与崔锦，以后婚嫁之事，崔湛不得纳妾，而崔锦所嫁夫婿也不得纳妾。虽说此时的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崔元却任由一双儿女自主选择，从不干涉，只要不违背纳妾一事，不管贩夫走卒，只要是儿女真心喜欢的，他便不反对。

林氏颇有微词，但夫婿坚持如此，也只好顺从。

也正因为纳妾一事，赵平与崔锦的婚事方拖到了现在。

崔锦离开胡床。

她的闺房不大，布置得很是简朴，丝毫没有女儿家闺房的模样。衣橱里只得两套衣裳，妆匣中首饰头面也仅有数样，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物。

不过这些崔锦都不在乎，用来置办衣裳首饰的钱财都用在了她身前的画纸上。

崔锦嗜画。

然，时下纸贵，还未全国普及，家家户户中的藏书都是由竹简制成。能用得上纸

的怕也只有世家贵族。为了满足女儿的爱好，崔元节衣缩食，宁愿不喝酒也要买画纸。

长年累月下来，崔锦画技进步神速。

崔元欣慰不已。

阿欣走了进来，见到大姑娘坐在书案前，便知她要作画了。

她不由有些心疼。

崔家穷困，崔元独身时身边也没个仆役，后来林氏嫁来了，才带了个珍嬷和看门的元叟。再后来崔湛与崔锦出生了，恰逢崔元外出买酒，遇到一老叟卖女，他使用买酒钱换了老叟之女，带回来侍候崔湛与崔锦，并取名为阿欣。

阿欣在崔家也待了七八年，岂会不知崔家的情况。

一张画纸能换七八匹布帛还有两斗米呢。

“大……大姑娘要画什么？”

崔锦说：“随心所画。”

阿欣一听，更心疼了，说：“大姑娘随心所画，不如蘸了墨在墙上画呢。墨迹干了还能擦洗掉。”

崔锦笑道：“无妨，我有分寸的。”

她自是晓得画纸珍贵，平日里她也是能不用画纸便不用，她闺房里的墙都不知擦洗了多少回，有些墨迹重的，如今还隐隐约约能看到印迹。

可今日没由来地，心底有一股强烈的欲望，想要在画纸上挥毫作画。

阿欣只好道：“奴婢为大姑娘备墨。”

一盏茶的工夫后，崔锦执起画笔，端坐在书案前。阿欣悄悄地离开，她知道大姑娘作画时喜静，并不喜欢周围有人侍候。

她走去灶房，煮了清茶，走进另外一间厢房。

崔湛抬起头，温和地说：“阿欣，这里不必侍候了。”一顿，瞧见她手中的茶盅，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把茶搁下便好。”

阿欣应了声，带上东厢房的门后，轻声一叹。

家中的大姑娘和少爷一个嗜画，一个嗜书，两样都是不小的开销。若是没有这两样开销，家中也能过得很好。阿欣与珍嬷一说，被珍嬷敲了头。

“傻孩子，这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少爷嗜书，他日得了功名，便能光宗耀祖。而大姑娘画得一手好画，莫说是赵知府家的姑娘，老爷说便是燕阳城的贵女也没有大姑娘画得好呢。若有朝一日被达官贵人瞧上了，那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年纪小，看得不长远。老爷读过书的人懂得多，又岂会做吃亏的事情？好好侍候两位小主人才是正经事。”



阿欣低低地应了声。

树上蝉鸣轻响。

阿欣拿着扫帚在树下赶蝉，唯恐扰到了大姑娘和少爷。扫帚挥了又挥，蝉鸟四散，绿油油的叶子哗啦啦地掉了满地，阿欣喘着气，一手擦掉额头的热汗。

院子里静了下来。

西厢房中此时此刻却是发出了一道极轻的声响，是崔锦的画笔掉落在地上的声音。

崔锦的眼睛睁得有铜铃般大。

画墨沾上了裙裾也不曾察觉，她就这般呆呆地看着案上的画纸，仿佛见到了鬼魅似的，一张小脸惨白如纸。

画中有一个小小的院子，院中有一棵枣树，长着翠绿的叶子，而树下有个姑娘跌坐在地，痛苦地捂着脚踝，身边躺了一把扫帚，而不远处有一条灰褐色的小蛇。

让崔锦吃惊的是，她想画的明明是一幅空山新雨图，落笔时也是正常的，可当她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，画中山与雨竟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致，且……且还是有色彩的。

时下纸贵，笔墨亦是水涨船高，颜料采集也颇为艰难。崔锦时常用胭脂上色，偶然得来一块铜绿，亦是珍之藏之，舍不得多用。现下自己用淡墨作画，蓦然间变成了彩画，她愣了又愣。

而更让她诧异的是，画中的院子她一推开门窗便能见到，枣树她也认得，小时候她最爱与大兄在树下玩耍，娇声娇气地喊着珍嬷给她摘枣子，而画中唯一的人也是她识得的，不正是她的侍婢阿欣么？布鞋上还沾了从焦山下来时的泥泞。

崔锦觉得不可思议。

她使劲地拧了下自己的胳膊，疼得眉头紧皱。

是真的，不是在做梦。

她咽了口唾沫。

而就在此时，外头忽然响起一声尖叫。崔锦疾步走出，只见阿欣一脸惊慌之色，扫帚也倒在一旁，而她捂住了脚踝，位置正好在枣树之下。

珍嬷上前，仔细一看道：“看来是被蛇咬了。”

珍嬷问：“阿欣，你可有看清是什么蛇？”

阿欣脸色苍白地道：“没看清，方才我正想歇一口气，之后脚踝就忽然疼起来了。我心里慌，也没有注意是什么蛇。”

珍嬷说：“这下糟糕了，这伤口看起来像是为毒蛇所咬，若是不知是什么蛇，又怎能对症下药？”

阿欣急了，泪珠子滚落。

“阿嬷阿嬷，我会死么？”

珍嬷道：“我去禀明夫人，再让元叟找个巫医回来。你莫要慌，老爷与夫人都不是见死不救的人。”

阿欣此时方镇定下来。

一道清丽的声音响起，“阿嬷止步，莫要扰了阿娘歇息。”崔锦走上前，低头瞅了瞅，眸色微深，只听她道：“咬伤阿欣的并非毒蛇，只是寻常小蛇，无毒，我房里还有些之前阿爹被蛇咬后留下来的草药，磨碎了在伤口处敷个一两日便好。”

珍嬷有些惊讶。

“大姑娘方才见到了？”

崔锦颌首。

崔元被逐出崔府时，亦带走了自己的家当，崔元嗜书，家当中钱财甚少，却有两车的竹简。与林氏成亲后，这两车的竹简便安置在书房里，崔锦与崔湛都可以随时出入。

而这两日，只要天一亮，有光了，崔锦便钻进书房，比崔湛还要用功。

平日里崔元宠着崔锦，林氏对于崔锦这般行为早已习以为常，轻声嘱咐了几句身子为重后，便任由崔锦自个儿在书房里折腾。

两日一过，阿欣的伤口也痊愈了，虽还有点印子，但早已不疼了。她欣喜若狂，对崔锦道：“幸亏大姑娘看到了，不然奴婢定要提心吊胆个好几日了。”

崔锦没有吭声。

她盯着阿欣的脚踝，似是陷入了沉思。

阿欣没有注意，欢喜地道：“明日奴婢去找钟巫医要些雄黄，一到夏季蛇虫就变多了。得好好在屋宅四周撒雄黄，尤其是大姑娘和夫人的厢房前，不然睡到半夜里忽然见到蛇，没病都要被吓出病来了。”

阿欣又说：“大姑娘，为什么世间会有蛇虫这般可怕的东西呢？倘若没有的话，那该多好呀。这样行走于山林间也无须怕被咬了。”

崔锦这时终于开口了。

“阿欣，我乏了，你出去吧。”

这两日崔锦又画了一幅画，是隔壁小孩落水的画像。画中日头如盘盂，显然是正午时分。崔锦遣了元叟在池塘边候着，到了午时果真有一小童落水。

元叟回来时，直呼大姑娘神乎。

至此，崔锦确认了一事。



阿欣离开后，带上了房门。

崔锦在书案上缓缓地铺开了竹简，这是她在阿爹的书房里寻到的一卷竹简。

竹简中记载了一个极其短小的故事，在一个遥远的山村里，有个姑娘姓方，家中排行十九，唤作方十九娘，本是一寻常姑娘，而某一日忽然开启了神智，双目所及竟有千里之远。村人都以为十九娘得了鬼神庇佑，方得此绝技，皆羡慕不已。

崔锦仔细地看了又看，最后缓缓地卷起竹简。

她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。

倘若当真是鬼神庇佑，赐此绝技，她便安心受之。

既来之则安之。

又过了几日，林氏有些着急了。

前些时日老爷派了人回来，说是不日便归，最迟五日。然，五日已过，六日也过了，七日还剩一半了，老爷还是未归。

林氏开始坐立不安。

她让元叟去打听打听，元叟回来时摇摇头，什么都没打听出来。

崔湛说道：“阿娘放心，兴许阿爹是半路遇上知己好友了，所以才会耽搁了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崔湛心中始终没有底。即便是遇上知己好友，阿爹也该会捎一封信回来才对的。

而这段时日虽有雨，但最多下个半日便也停了，周围也没有山泥倾泻的消息传来，断不会是因为恶劣的天气才阻碍了归家的行程。

思及此，崔湛看了看林氏担忧的神色，说：“阿娘且放心，儿这便启程去青城，向阿爹的诗友打听一番。”

林氏道：“好，你带上元叟。”

崔湛说：“万万不可，儿去青城后，家中无男丁。倘若遇上了无赖子，元叟还能应对一二。还请阿娘放心。”

见林氏仍是愁绪未散，崔湛又说：“待儿经过周家庄时，向周叔借一两护卫结伴而行。”

听到此话林氏总算放心了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当日，林氏与崔锦便为崔湛送行。

崔锦劝慰林氏。

“阿娘莫要担心，大兄定会与阿爹平安回来的。兴许这一回是阿爹路上有急事耽搁了。”她扶着阿娘回了屋里，吩咐珍嬷嬷好生照顾阿娘后，旋即转身回了西厢房。

她提笔作画。

不到两刻钟，画中的淡墨尽散，逐渐展现出柔和的色彩。

山洞中有一蒙面的黑衣人，手执利器，正对被逼到边角的青衫公子发出狰狞的眼神，利刃上寒光森森，倒映出青衫公子恐惧的眼神。

画笔掉落在地。

崔锦的脸色瞬间变白。

是阿爹！

林氏的一颗心七上八下的。

她做了个噩梦，梦中夫婿不归，长子身亡，只剩阿锦与她相依，孤儿寡母被人欺，而娘家也不再庇佑自己。这样的噩梦吓得林氏惊醒过来。

她坐起，拭去额上的冷汗。

珍嬷嬷的声音传来。

“夫人可是梦魇了？”

珍嬷嬷欲要点起蜡烛，林氏说：“不必点了，莫要浪费。”顿了顿，她又道：“湛儿可有回来？”

珍嬷嬷说道：“不曾。”

林氏又问：“夫主的消息呢？”

珍嬷嬷轻声叹道：“也不曾有。”

林氏又说道：“娘家那边呢？”

一声轻叹。珍嬷嬷说：“夫人，今日下午奴婢回了林家，家主外出了，说是秋至时才归，林家如今拿主意的是周氏。”

周氏乃林家主的正妻，林氏小时候起便不得主母欢喜，而她的生母走得也早。如今回娘家求派几个人，怕是不容易了。而这些年来林家主见崔元毫无作为，到头来他也只攀了个汾阳崔氏亲家的名头，而且还是被遗弃的庶子结的姻亲，林家主也渐渐疏远了崔元与林氏一家。崔湛出生时，林家主见汾阳崔氏那边没任何举动，他便也当作不知孙儿的出生，后来更别说崔锦了。

屋外忽有细微的声响，林氏心中一喜，赶忙催促道：“珍嬷嬷，快去看看，是不是老爷和少爷回来了？”片刻后，珍嬷嬷回来禀报道：“夫人，奴婢问了元叟，并无人回来，应该是风的缘故。”

林氏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——珍嬷嬷温声道：“夫人歇息吧，也许明日老爷与少爷就回来了。”

与此同时，屋宅外的元叟松了口气。他转过身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大姑娘，珍嬷嬷并没有发现异常。”





黑暗中有一道人影缓缓走出。

正是理应在西厢房里就寝的崔锦。

只见她穿着褐色的粗布衣衫，原先姣好的面容此时添了六七道的伤痕，半张脸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坑坑洼洼的，委实难以入目。

崔锦花了半天方画出这般妆容，平日里不舍得用的色彩都用到脸上来了。

她沙哑着声音问：“阿叟，都准备好了？”

元叟连忙点头。

“依照大姑娘的吩咐，变卖了衣裳和首饰，还有一张画纸，得来两金，雇了牛车和一个可靠的驭夫以及四五个乞儿。还请大姑娘放心，驭夫是我识得的亲戚，唤作二牛，是个老实憨厚的人。”元叟担心地道：“大姑娘是要做什么？不如先等少爷回来？”

崔锦想起画中的阿爹，咬牙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不能等了，只能一搏！”

她看向元叟。

“阿叟，你放心，我自分寸。从小到大哪次阿爹不是让着我胡来，这也并非我头一次出门。倘若阿娘问起，你便说大兄临时让人将我带了出去。”

若是以往，她定然会向赵郎求助。

可如今时不我待，赵郎搬救兵需禀报赵知府，赵知府派人必会先问清状况，一来二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画中所示，她尚且不知何时发生，抑或是已经发生。

此事是连一弹指也不能拖。

事不宜迟，崔锦登上牛车，与四五个乞儿同乘一车。乞儿身上臭味难闻，然崔锦面不改色，只听她刻意压低的嗓音道：“二牛，前往洛山。”

乞儿并不知崔锦身份。

元叟雇他们时，只说了崔锦是替赵知府办事的。乞儿们在樊城乞讨为生，又岂会不知他们的衣食父母便是赵知府？遂答应得极其干脆利落。

可如今见到领着他们办事的人是一个女子，顿时又起了轻视的心思，尤其是见到崔锦不堪入目的容颜，都不禁开始怀疑元叟话中的真假。

乞儿们心思各异。

而崔锦依旧淡定自如，仿佛不曾见到乞儿们不怀好意的打量。

樊城虽称城，却无城门，并无夜禁一说，只有三三两两的衙役在街上巡逻。此际，崔锦忽道：“二牛，往东边走。知府派了人在西街埋伏，等待已久的小贼今日定会在西街落网，我们走东边，莫要坏了知府的捉贼之计。”

二牛应声，旋即改变方向。

车内的乞儿们你看我我看你的，皆是面色各异。直到牛车毫无阻碍地驶出樊

城，而一路上半个查问的衙役也没有时，乞儿们方信了崔锦之说，心中的那点轻视也消失了。

若非是知府的人，又怎会知道西街埋伏一事？

而东街有衙役巡逻，见到半夜三更有牛车经过定会前来查问，若非是知府的吩咐又怎会不来查问？

乞儿们看崔锦的眼神添了一丝恭敬。

自古以来三教九流对待官家的人心中都会有所敬畏，官家就是替天子办事的人，而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樊城里，知府就是他们的天。

确认了这个丑陋的姑娘是替知府办事的人后，车里的乞儿们纷纷退了退，倒也不敢直视崔锦了。

崔锦似是毫无察觉，神色依旧如初。

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多亏了画中所示，她方知今夜赵知府在西街有埋伏，不然也难以让乞儿们信服了。

车声辘辘，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牛车离开了焦山。

沼山与焦山相邻。

原本两山之间最多也只有路人经过，而近几个月来有人挖出了金子，迅速在樊城置办了屋宅美婢，娶妻生子，且还入了赵知府的眼，迅速跻身为樊城富商之一。

经此一事，越来越多的人集聚在沼山与焦山之间，日日夜夜地铲土挖金。

然，成功挖出金子的人却屈指可数，但始终没有打击众人挖金的热情。倘若……再挖深一点，深一点，就挖到金子了呢？从此便不用再挨饿，也能像挖金第一人那般走上人生巅峰了呢。

时日一久，这挖金的人也划分了圈子。

七八人圈一块地，九十人划一个圈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自看守自己的阵营。也因此，挖金人对来往的路人格外警惕。

夜阑人静时，蓦然有一牛车驶来，惹来了挖金人的纷纷瞩目。

车是普通的牛车，车厢也无任何雕饰和纹案，驭夫的衣裳也是再寻常不过的麻衫，不像是权贵的驭夫。如此打量之下，已有数人举着火把围了上去，嚷嚷道：“车上是谁？”

二牛哪里应对得了这番阵仗。

——他哆嗦了下，说：“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并无他意。”

有人道：“嗤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，全都下车，待我们检查过后方能离去。前几日还有不知死活的人偷偷来掘金，你知道下场是什么？这一处我们都划分好了地





盘，敢来抢的人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死。”

二牛说：“我们……没有……”

“废话少说，下车。”带头之人喝道。

车里的乞儿小声地说道：“姑娘既然是奉知府之命，又何惧他们？”知晓眼前的姑娘当真是奉了知府之命，乞儿说话也变得文雅起来。

崔锦扫了他一眼。

车外虽是咄咄逼人，但她也无所惧。她低声道：“此乃私命。”

一个“私”字足以道尽一切。

乞儿不再多问。

崔锦轻拢衣袖，压低声音与乞儿道了数句。乞儿纷纷点头。而此时车外的数人也等得不耐烦了，正要扯下车帘时，蓦然有一股酸臭味袭来。

若干个乞儿依次跳下牛车。

只听一乞儿说道：“诸位，我们自樊城而来，受雇于樊城大户，送姑娘到顺覃休养。”

听到“姑娘”二字，数人眼睛不由一亮。

他们没日没夜地掘金，好久没有碰女人了。送去偏远地区休养，既是大户，而护送之人却雇了乞儿，显然车内的姑娘是被遗弃了的。

有人吹了声口哨。

“姑娘莫要害羞，下来给我们瞅一眼，瞅不对眼，你便可以去休养。”

随即又有数道淫笑声响起。

二牛着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不知所措地站着。

而此时，牛车内有一道极为沙哑的声音传出。

“求诸位放行，我……我……咳……咳咳……”车内蓦然有剧烈的咳嗽声传出。此时有乞儿小声说道：“听闻这位大姑娘似乎得了什么疾病……”

病字一出，笑声顿止。

这个时代医术匮乏，巫医盛行，倘若得了疾病，通常便只有一条死路。到时候即使得了万金，也无命享用。

有不少人登时打退堂鼓。

却也有几个不怕死的留在了牛车前，其中一个人说：“姑娘下来，我们看一看。”

“好。”

没想到车里的大姑娘会应声，几人都愣了下。

此时只听崔锦又道：“二牛，掀开车帘。”

车帘缓缓地掀起，几人都期待地咽了口唾沫，有咳嗽声响，几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原先想来看热闹的人也坐了回去。

渐渐地，渐渐地。

车帘完全掀开，车厢中的一切展露无遗，包括穿着褐色布衫的姑娘，以及她丑陋不堪的容颜。

几人见到她脸上可怕的疤痕后都几欲作呕，晦气地摆摆手，道：“快走快走。”

乞儿们重新上车，车帘又放了下来。

崔锦缓缓垂下眼，静静地坐着。

方才那群挖金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连他们都不禁心有余悸，反观崔锦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意，乞儿们此时方彻彻底底对她信服。

天将亮时，牛车终于停在了洛山山脚。

画中所示的山洞有一个特别之处。

洞口有两株紫前草。

从青城回樊城的路上，要经过四座山，唯独洛山因较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才能长出紫前草。紫前草向阳而生，那么山洞的洞口必然是面向东边的。

洛山上洞穴数不胜数，如今只能放手一搏。

兴许上天垂怜，念及她一片孝心，能让她早日寻出画中所示的洞穴。

崔锦沉声道：“天已亮，还请诸位助我。知府大人要寻一人，他如今便藏在山上的洞穴中。你们且记着，要寻出口面向东边的洞穴，洞口左侧长了两株紫前草。无论有没有见到人，你们都要留心，记住山洞的位置。”

乞儿们应声。

崔锦让二牛停在山脚下，自己带了一个乞儿，与剩下的几个兵分四路，开始找寻洛山洞穴。

时间过得极快。

天色由鸦青转白，又从白转艳红，将近傍晚时分，他们统共寻出了三个洞穴，然而洞穴中却没有人。崔锦打量天色，又问：“洞穴中可有血迹？”

乞儿们纷纷摇头。

崔锦心中一喜。

她今日一直担忧画中所示在昨天夜里已经发生，所幸没有。她道：“你与他，守在第一个洞穴里，你与他，第二个洞穴，而你和我则在第三个洞穴，皆躲在洞穴中，若我没有猜错，今夜必有动静。知府大人要寻的乃一着青衫的郎君，然，郎君被人追杀，你们若见到有黑衣人便拖住他的脚步，另一人出来叫唤他人。你们都听